

An Art of Colour Writing Paper

郑茂达

製箋藝術

荣宝斋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系



荣宝斋出版社

製箋藝術

荣宝斋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系

郑茂达 / 著



花
遠
重
樹
雲
輕
處
山
十
八
日
寫

榮寶齋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笺艺术/郑茂达著. —北京: 荣宝斋出版社,
2012.12

(荣宝斋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系)

ISBN 978-7-5003-1572-8

I. ①制… II. ①郑… III. ①荣宝斋—木版水印—手
工业史 IV. ①TS87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4067号

策 划: 马五一

责任编辑: 刘 芳

审 读: 江金照

装帧设计: 安鸿艳 郑子杰

摄 影: 许昭德 杜志江

责任印制: 孙 行 毕景滨

ZHIJIAN YISHU

制笺艺术 郑茂达 / 著

出版发行: 荣宝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西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052

制版印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24

印 张: 6.5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定 价: 68.00元

目 录

笺纸历史初探·····	001
荣宝斋的制笺艺术·····	009
鲁迅、郑振铎与笺纸·····	023
一·····	024
二·····	031
三·····	036
附录 1 鲁迅关于笺纸问题致郑振铎的信（部分）·····	040
附录 2 郑振铎《访笺杂记》·····	061
十竹斋笺谱浅释·····	072
前言·····	072
卷一·····	074
卷二·····	079
卷三·····	084
卷四·····	100
《七十二候笺》注释·····	111

笺纸历史初探

何谓笺纸、笺谱？

笺纸，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加以说明。广义地说，凡用于书写的加工纸，不论大小，一般都可叫做笺纸，如诗笺、信笺、蜡笺、洒金笺、玉版笺、云母笺、花笺、锦笺，等等；一般的信纸也叫笺，如素白的信纸叫素笺，私人用的信纸叫私笺，机关团体用的信纸叫公笺，便条叫便笺。狭义地说，笺纸是专指以传统的印刷方法，印以精美、浅淡图饰，供文人用毛笔写信或写诗、传抄诗作的小幅的纸，叫做信笺或诗笺，统称笺纸。这种笺纸的图饰与各个时期的绘画风格血脉相通，常常集诗、书、画、印于一体，具中国画之艺术韵味。一张笺纸，往往就是一幅微型的国画。其特点是清、淡、雅；又常常在图饰和文字中运用典故，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意蕴。它是我国传统艺术百花园里一朵醇香的小花。

笺纸向来为文人所喜爱，是文房的必备之物；或为案头清玩，或以之抄录和传递诗作，或鱼雁往来，或赠送朋友；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通过笺纸的制作、收藏和使用，标示主人的文化素养和身份。不少人喜欢以自己的字、号或斋、室的名称来为特制的笺纸命名，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吧。

谱，是按事物的类别或系统编成的书，如年谱、画谱、食谱等。把笺纸中的佼佼者结集起来，归类整理，加重颜色，印成书页形，装订成册，就叫做笺谱。笺谱是每一时期制笺艺术的结晶，既是文房清玩，更是学习木刻版画和研究我国木刻版画史的宝贵资料。

我国的笺纸历史悠久。南朝陈文学家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就有“三台妙迹，龙伸蠖屈之书；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的记载。“三台妙迹，龙伸蠖屈之书”，是指汉代蔡邕的书法。南朝时就把笺纸与书法并提了。而“五色花笺”，则是指《桓玄伪事》一书中所载的桓玄“召令平淮作青、赤、缥（青白色）、绿、桃花纸，使极精”之事。

桓玄（369—404），东晋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人，袭南郡公。曾任义兴太守。隆安二年（398）与南兖州刺史王恭、荊州刺史殷仲堪起兵，反对专擅朝政的会稽王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朝廷任其为江州刺史。次年击走殷仲堪，兼并荊州。隆安三年，领荊、江二州刺史，控制长江中游地区。元兴元年（402）举兵东下，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掌握朝政。次年代晋自立，国号楚。元兴三年（404）被北兵将领刘裕所杀。桓玄能“召令平淮”作“五色花笺”，应是在他杀司马元显掌握朝政到被刘裕所杀的402—404年之间。据此，我国的笺纸应出现于东晋十六国，距今约1600年。

唐中晚期，笺纸的应用在文人中已蔚然成风。诗人用笺纸抄录和传播诗作，是一种时尚，一种文雅之举。宪宗元和（806—820）年间，翰林学士李肇在《国史补》中说：“纸之妙者，则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骨、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阳州六和笺。”其中的鱼子笺，是一种研花笺。唐女诗人薛涛（？—约834）创制“深红小笺”写诗，史称“薛涛笺”；因其居四川浣花溪地方，亦称“浣花笺”；诗人元稹在蜀做官时，薛涛将笺纸相赠，彼此通过笺纸诗歌唱和。李商隐诗曰：“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说明“浣花笺”在当时影响很大。更有甚者，诗人韦庄为了得到几枚笺纸，竟写了一首题为《乞彩笺歌》的长诗，曰：

浣花溪上如花客，绿暗红藏人不识。
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猩色。
手把金刀擘彩云，有时剪破秋天碧。
不使红霓段段飞，一时驱上丹霞壁。
蜀客才多染不供，卓文醉后开无力。
孔雀衔来向日飞，翩翩压折黄金翼。
我有歌诗一千首，磨砢山岳罗星斗。
开卷长疑雷电惊，挥毫只怕龙蛇走。
班班布在时人口，满袖松花都未有。

人间无处买烟霞，须知得自神仙手。
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
薛涛昨夜梦中来，殷勤劝向君边觅。

我们从韦庄这首《乞彩笺歌》长诗里，尤其是其中“蜀客才多染不供”“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等句中，可以感受到笺纸在当时的文人圈中是如何被稀罕、珍重、爱惜的；可以看到笺纸的贵重不易得和一些人为了得到笺纸而不惜付出重金的情形。唐代还有一种“雁头笺”，因有雁头暗纹故名，是文人喜用的一种优质纸张。唐冯贽《云仙杂记·笔文章货》记载：“罗隐喜笔，工莼风语之曰：‘笔，文章货也，吾以一物助子取高价。’即雁头笺百幅。士大夫闻之，怀金同价，或以彩罗大组换之。”可见“雁头笺”是很贵重的。

还有一种“蜀笺”，各种古籍和诗赋多有提及。唐僧鸾《赠李粲秀才》诗：“十轴示余三百篇，金碧烂光烧蜀笺。”明陈子龙《艳歌行》：“春燕剪越素，秋鸿征蜀笺。”清唐孙华《长椿寺拜瞻明慈圣李太后御容》诗：“妙画临吴绢，清词洒蜀笺。”“蜀笺”，是自唐以来蜀地所制精致华美的纸的统称，自然包括前面所说广义和狭义的笺纸。元费著将它们编成《蜀笺谱》。“蜀笺”也说明了唐代蜀地笺纸的盛况及其历史影响。

宋陶谷（902—970）著《清异录》，书中记载：“姚覬子侄善

造五色笺纸，光紧精华，研纸版乃沉香（木），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狮凤、鱼虫、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文秀奇细，号研光小本。”姚覬子是五代后唐人，其所刻制研光笺纸，不仅式样多，而且十分精美，从中可略知五代的制笺状况。

明陈继儒在《妮古录》中说：“宋颜方叔尝创制诸色笺，有杏红、露桃红、天水碧，俱研成花竹鳞羽、山水人物，精妙如画，亦有用金缕五色描成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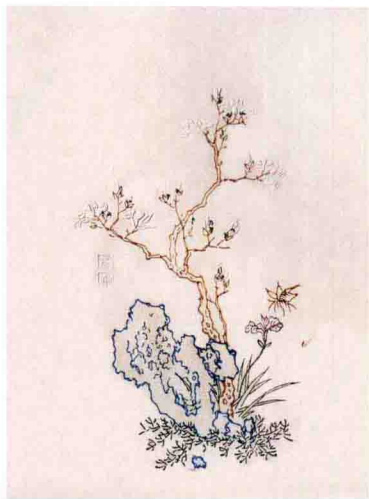
宋谢景初（字师厚，庆历进士）创制“十色蛮笺”，史称“谢公笺”。又宋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蜀人造十色笺，凡十幅为一沓，然逐幅于方版上研之，则隐起花木鳞鸾，千状万态。”这里说的是，在染色的纸上研出各种暗花。这种既有彩色又有花木鳞鸾暗纹的纸，历史上叫做“鸾笺”。宋元时，东南一带还有一种“吴笺”。陆游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到，如“吴笺蜀素不快人，付与高堂三丈壁”，“衰迟未觉诗情减，又擘吴笺赋楚城”。元陈基也有“吴笺新制玉鸾纹，冲雨殷勤寄华门”句。元代的“吴笺”有“玉鸾纹”。

明代是笺纸的极盛时期。万历年间刊印的《程氏墨苑》和《花史》两部水印版画，尺幅与笺纸不相上下，其绘制和刻印技艺都较前有长足进步，有的画幅套印达五六个颜色。它们的出版，促进了笺纸的发展。崇祯年间的孙燕诒说：17世纪初的笺纸，“始而打蜡，继而搯花，再而五彩，此家欲穷工极妍，他户即争巧竞奇，

互相角胜，则花卉鱼兽，又进而山水人物，甚至天文象纬服物彩章，以及彝鼎珍玩，穷极荒唐幽怪，无不搜剔殆尽”。天启六年（1626）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笱》，天启七年和崇祯十七年胡正言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笱谱》，在制作过程中把木版水印的两项技艺“拱花”和“短版”（即彩色套印）发展、完善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并运用到了极致，穷工极巧，旷古无伦，使《萝轩变古笱》和《十竹斋笱谱》达到了至精至美的程度，把我国的制笱艺术推向历史的高峰，成为我国制笱艺术的绝唱，至今未有出其右者。



《萝轩变古笱》之一



《萝轩变古笱》之二

清康熙、乾隆年间的笺纸，继续保持明末的盛况，宫廷特制的笺纸和民间的私笺相当繁荣，不少名笺可与明末媲美。《怡府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嘉庆、道光笺纸开始式微，同治、光绪已零落不堪。然宣统三年（1911）又出现了一部精美的《文美斋笺谱》，可谓弩末之亮点了。

宣统末年，林琴南为笺作画，是文人作画入笺的先行者。民国初年，此风大盛，陈师曾、姚茫父、吴待秋、齐白石、陈半丁、溥心畲等著名画家相继加入。他们随意点染，寥寥数笔，虽短笺小



《文美斋笺谱》之一



《文美斋笺谱》之二

品，却意味无穷，为我国的制笺艺术注入了生动活泼、意趣盎然的清新风气。1933年鲁迅、郑振铎在北京搜集、编辑、出版的《北平笺谱》，是这一时期笺纸艺术的集中体现，是《萝轩变古笺》《十竹斋笺谱》之后，我国制笺艺术的另一里程碑。至今，我们的笺纸仍沿袭民国初年的风格。

明代以前，用于写信写诗的笺纸，并不都是木版水印的方法印出来的，有染的、描的、研的。而明代以来，采用“拱花”“短版”技法印出来的笺纸，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制作方法的独特风格，具有鲜明的木版水印的特点。

近代，笺纸一般为南纸店所制作和销售，因此，南纸店也被称为笺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有南纸店二三十家。荣宝斋是其中一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笺肆”（郑振铎语）。随着时代的变迁，使用笺纸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北京原有的那些南纸店，都在解放初和公私合营期间改行或歇业了，只有荣宝斋被人民政府保护下来，继续印制笺纸，保存着这种传统技艺和笺纸的独特艺术韵味。



《北平笺谱》中荣宝斋刻印的齐白石桃花笺



《北平笺谱》中荣宝斋刻印的吴待秋梅花笺

荣宝斋的制笺艺术

荣宝斋创号的第三年，即1896年就在井院胡同2号（现在荣宝斋大厦的中间偏东部位）设“帖套作”，印制《七十二候笺》《二十四节气封套》和《聋道人百种诗笺》。

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荣宝斋印制了大量新风格、高品位的笺纸。1933年郑振铎在《访笺杂记》中说：“仿古和新笺，他们（荣宝斋）都刻得不少。我们在那里见到林琴南的山水笺、齐白石的花果笺、吴待秋的梅花笺，以及齐、王（指齐白石、王梦白）诸人合作的壬申笺、癸酉笺，等等。刻工较清秘（阁）为精。仿成亲王的拱花笺，尤为诸肆所见这一类笺的白眉。”正因为如此，1933年鲁迅、郑振铎在北京搜集并编辑的《北平笺谱》6册330种笺纸中，有荣宝斋刻印的65种，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并被委以负责该谱的汇总、装订成册等工作。可见荣宝斋的制笺艺术在鲁迅、郑振铎心目中的位置了。

1934年鲁迅、郑振铎又委托荣宝斋重新刻印明代的《十竹斋笺谱》，历时七年，1941年完成。重刻《十竹斋笺谱》，使荣宝斋的制笺艺术达到明末的水平。郑振铎有“印成持较原本，几可乱真”的评语。



《北平笺谱》(封套)

1935年荣宝斋自己编辑、出版了《北平荣宝斋诗笺谱》1函2册，收入笺纸200种（其中有《北平笺谱》中荣宝斋刻印的54种，其余146种都是新选的）。罗振玉、萧谦中、杨钟羲分别为其函套和册面题签，溥心畲为其扉页题字。金石篆刻家寿石工为其作序，说：“荣宝斋主人精制信笺、诗笺，样式古雅。纸必取本国产，用者便之。尤以书画必倩名手，山水、人物、花草、鱼鸟，精益求精，期合艺术。卅数年来积版盈千，择其优者都二百种，制为笺谱。”从这个序和上面提到的郑振铎在《访笺杂记》中的记述，可以想见当年荣宝斋制笺业的盛况及其影响。

1951年出版《北京荣宝斋新记诗笺谱》1函2册，目录上有笺画200种，实际只198种（其中新笺60种，其余是从以前的笺谱中选



《北平笺谱》中荣宝斋刻印的山水笺



《北平笺谱》中荣宝斋刻印的博古笺



《北平笺谱》中荣宝斋刻印的花卉笺



《北平笺谱》中荣宝斋刻印的瓜果笺



《北平笺谱》中荣宝斋刻印的雏鸡笺



《北平笺谱》中荣宝斋刻印的动物笺



的)。齐白石题签，叶恭绰为扉页题字。郑振铎作序，他说：“在十多年前，他（指荣宝斋）已将所刻的笺纸择其精者二百幅，编为《荣宝斋诗笺谱》出版，这是中国版画史上的里程碑之一，自有他的意义与价值，在今日也还值得再版，特别是《北平笺谱》绝版已久，无法再印，有此一书，探讨三四十年前版画史的人，也就有一部分材料可以依据了。”

1952年荣宝斋再次刻印《十竹斋笺谱》。这时，1934—1941年所刻的版已经没有了。郑振铎在《〈中国版画图录〉自序》中说：“我辈若有刊刻，于躬亲督印之本外，必将原版毁去，决不让坊贾草率重印也。”据此推断，这些版或为鲁迅、郑振铎毁掉；又鲁迅1934年5月16日在致郑振铎的信中曾说：“《十竹斋笺谱》刻成印一二批后，以板赠王君，我也赞成。”王君，应是指此书原版的收藏者王孝慈。但重刻竣于1941年，鲁迅、王孝慈均已故去，且该书已归北平图书馆，这些版是否赠予王孝慈后人或图书馆，不得而知。总之，1952年再版，必须重新勾描、刻版，与1934—1941年一样，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且校补了前版所缺的22幅，工作量更大。全书4册，共计283幅笺画。1934—1941年据以刻印的王孝慈藏本所缺的22幅，郑振铎于1940年在淮上所得的另一本明末的《十竹斋笺谱》中有21幅，另一幅梅花，是王宗光先生从《十竹斋画谱》临来的，一并补齐。至此，明末最优秀的笺谱《十竹斋笺谱》完整地重现于世。此后，荣宝斋又先后数次重印了此书。